

民國卅二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敵情考察資料

第17期

宜昌作戰體驗記

軍委會
政治部
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南京圖書藏
LIBRARY
CHINA

宜昌作戰體驗記

這是參加了宜昌作戰的一個士兵的體驗記。這士兵，就是小川（收之助）部隊第二大隊第六中隊（中山安正）的高本邦雄君。

我們小川支隊的第一、第二兩個大隊，是在南陽被編進於北方兵團之中；所謂北方兵團者，是把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九師團為主體所編成的。其目的，是為了今次的重慶作戰，任務在於確保宜昌沿岸。和北方兵團相對，有相對於南方兵團的；它的行動方向和我们完全相反，它是在漢口結集，採取了幾乎成一直線的路線，朝宜昌出發的。

於是，我們就於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由南陽搭乘南昇鐵道到了九江。從這裡乘船到着漢口附近的陽子，是五月一日的夜裡。翌日即二日的早晨，行軍到孝感；再從這裡，坐汽車到了信陽。為了補充若干兵力，在信陽費去了三天，六日的夜裡又依平漢線駛往花園的我們，五月十日又出發，十四日到着安陸；這時，小川部隊初年兵的脚步都生了足泡，感到非常的痛苦。翌日十五號，天還未亮，我們又從安陸出發，這次連目的地是哪裡也不該知道，只是被驅遣着繼續徒步，徒步，直到五月二十日到着以汝，才知道那是襄陽。從這時起，才知道這一作戰是非常的困難的。因為北方兵團不能在這作戰中直接從事宜昌攻取，為的是作戰是向五戰尾的精銳和以南陽為根據地的湯恩伯的精銳的弱點中央突破，儘量避免敵人的強力的兵力；所以又在傳說着我們或許要作了大迂回之役，最後才向宜昌吧。傳說是猜中了，以汝，我們屢次遭遇着加倍於我的敵人而逃避進的。二十二日，想不到的又突然從襄陽出發，二十三日到達了沁陽。這時的行軍，是可怕的強行軍，落後者頗為不少，結果總祿都是遲到了事；但到了翌日即二十四日的傍晚，我們又朝着相反的方向——以可怕的戰次行軍向襄陽開始了晝夜兼程的猛行軍了。那時是每日霖雨，雨一停止又是襄陽灼耀的天氣；因此，疾疫流行，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拖着便血地在繼續行軍。加之，士兵們自備的粟，以及就差不多吃不到米了。每天都在吃着小米和胡瓜，原因是因為地方沒有兵站。士兵餓得發慌，初年兵已經受不了行軍的痛苦。三々兩々在道路上倒下去。雖然如此，到二十七日到達襄陽為止，還是沒法把這些人收容了；但二十八日天未明，沒有休息的時間，因為

情况急变，又决定折转了。那也是用强行军转司，真不得了，初年兵和二年兵，都不能够再行军了；如果再继续行军，那只有死。但是命令是不能拒绝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周围看到了惨绝人寰的许多场面。那就是小川部队的初年兵的命运。

小川部队的初年兵，是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入营的，全部是大阪人，到着了南昌是三月二日，中间约一月，受了猛烈的训练，有着两次讨伐的经验，因为训练不够和经验浅少，他们这时可说是活着的死人，尝尽了所有的苦痛。呵，回忆起来，真是够残酷的，接受了折转的命令的部队，兵和马都完全疲敝了，烂坏了。初年兵们，身上都背着十二三、贯重的军装，夜渡河回到沈阳时，他们的脚底皮都跑得完全剥落了，好像红红的面颊。想到连我们三年兵也吃不消的这种强行军，他们那样并不是意外的。忍受不了脚痛的初年兵，于是就捨去皮鞋，换上穿破的「地下足袋」（一种行远路的厚底袜子——译者），但是连日下雨，道路泥濘得很，它一下子就穿破了，过了一下，就两足朝天地跌倒下去，没有法子，就想跳足走去，可是跳足规定是走不了的。分队长和老兵们，过意不去，就在附近的村落徵集了草鞋来，想给初年兵穿，然而这也不减少了痛苦。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连自己的口粮也都抛掉，躺在道路上报告分队长说：「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再跟队伍走了，请允许我在这休息一下吧。」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吧，会妨碍部队的行动，而且把你们丢在这呢，我做分队长也做不到，现在还给我走吧，因为宿营地很快也就到了。分队长拼命地鼓励着士兵，报告分队长，我们在一早到夜晚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没有睡觉，在这样的强行军，实在已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我的脚又烂成这样。就这样地死掉也是无法的尸体，该让我这样下去吧。士兵也在拼命地请求。是吗，既然这样说，就让你留在这呢，中队还要出发的，你听你们的便，但是，要预先告诉你们，现在，部队是在敌人的中央突破的当中，如果你们留在这呢，不是被中国兵杀掉，就是被俘虏，没有第三条活路。慢慢的，我感觉这样地杀掉，也是一步都走不动的，我……我……现在比死还痛苦。那本，分队长，再会吧。真是没办法。就这样吧。因为赶不上部队，就是处罚的问题，快走走吧。……这样，我们就除了跟在部队后面走去别去办法了。但是，还走不上三五百步，突然听到了，砰的可怕的爆炸声……觉得真的做出来了，走回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初年兵的头部胸部都炸得血肉模糊，是用手榴弹炸杀了。这是多么悲惨的……这时我们的……想……这不过是我这分队的一回例子，想……那是在第七中队的初年兵……他……是……这位国手的儿子，自己也有着四段的技艺。我到了现在……还……那……青年的苍白的悲惨的脸孔。

在行軍中，叫做「苦情」好嗎？還是叫做什麼，我們是常常^會遇過着慘不忍睹的條件。這也是小川部隊的初年兵的事。吃不消那種強行軍的落伍者，半身掩蓋着泥土，前面插着寫好姓名的木標，每個人手裡都各捏着一個手榴彈，這是「死吧！」的命令。這是「生埋」。泥土是衛生隊給蓋上的。前面有中隊的某尉官在挨次走着，听取他們的遺囑。這必定要做下次的自希者。變成了這樣的軍隊，已經是半發瘋的，完全變成了小孩子的童心，會憑空地喊着：「媽，媽，媽！」或者要吃白米飯……甚至還放聲大哭起來。呵，這樣的，誰能夠相信呢？但是，對於我，一切都是必實。我的胸中像要漲烈似的，腦裡也被種種的情感所因亂了。這樣一來，命令就不徹底，軍紀就亂了。我是第二大隊的。說是不讓士兵休息，就把木下大隊長杀掉，鬧起來了。嚇得大隊長慌張地跳下馬來，給與一忽視的休息，然後再繼續行軍。經過了這樣的死的苦痛的小川部隊，在這一折轉中出了幾百個的「自希者」，勉而又勉強的繼續行軍。於六月一日第二次進入了沁陽。那時候，小川部隊宛然成了夢遊病者的行列似的。無盡無夜，不知是在追趕敵人呢，還是被敵人追趕着，士兵們甚至連想這日的餘地都沒有。許多多之天數，終是繼續着這種行軍，雖離洛陽不遠四五里地的地方，部隊又急急地開始南下，在進入湖北省之前，是放次行軍，之後又用強行軍，於六月十四日到着了石橋驛。在這裡，僅有一天半的休息，十六日又向荊門出發，十七日傍暮到了荊門，部隊就進入了宜昌。略步驟。但是，對於小川部隊命令又急變了，說是「小川部隊，沒有進入宜昌的必要，可沿長江一路南下。這也是道理，因為那時的小川部隊，已是完全沒有戰鬥力的了。沒有法子，包括於第三師團的小川部隊，其第一大隊就被配置於荊門，小川支隊本部和第二大隊及其他附屬部隊被配置於沙市，從事警備，才略得止息。結局，進入宜昌的是北方兵團，是第三師團和第六師團的一部分。到着沙市時，為了兵員減少得很利害而吃了一驚，最初從南昌出發的時候，曾是二千名的隊伍，現在已減得只剩三分之一了。其餘三分之二，除了戰死，負傷之外，我們的战友有半數以上——一千餘人是自希的了。這件事，當時，我的第六中隊長中山安正大尉（現在陸大三年生）也曾公開承認了的。

這樣的，在河南湖北的中央，奔馳了遠方的五百里（日本里）地而出了許許多多的有殺着的小川部隊是
什麼功績也沒有的結速了宜昌作戰。但是終蒙不白之冤的是自殺了的初年兵，他們是被作為「死者而
處理了。對於太殘酷的軍方處理，我們生存者都在緊忙地揮着拳頭；把自殺了的我們的戰友作為「死者而
去處理的事體，應不應該，想來諒了我這為體驗記的人們一定會明白的。我們在這「戰鬥中，被戰爭是
多麼殘酷的，多麼非人道的這件「燒得腦中疼痛。從此以後，小川部隊就自然地被加上了「自殺部隊
這個綽號了。

後來，聽說小川部隊長在沙市沒收了鴉片貢獻給軍方二百五十萬圓；又聽說他歡送三十九師團
警備沙市時於同宴聚餐之際，從漢口的某酒樓的樓上跌下，折斷二根肋骨，進了漢口的醫院，而在
報紙上却報道為名譽的戰傷，出院之後又進級少將，確是作了北部防衛司令官而凱旋了；聽到這些
消息的時候，我不禁想起自殺了的可憐的初年兵而深深地感到無限的憤恨以後，我的心裡就明白地認識
了，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也認識了犧牲山積的士兵，與軍事家本着一身的軍隊的將佐之間的天壤有隔的差
別待遇。

完